

毒罗惹事件须激发更多后续行动

这次惨痛的事件，应该让我们汲取更多的教训，并以之作为一个大力提升所有巴刹、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等公共饮食场所卫生水平的新起点，它必须激发公众和当局更多的后续行动。

吴俊刚

专栏

芽笼士乃临时巴刹印度罗惹中毒事件突然爆发后，人们的及时反应是，巴刹的环境卫生出了问题。但环境局和卫生部调查和化验后的结论是，引发这次集体中毒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副溶血弧菌（*Vibrio parahaemolyticus*，简称VP）。

食物中毒者都是吃了同一罗惹摊的罗惹后病倒，因此，罪在罗惹（包括酱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罗惹如何会带菌，则无法确定。

当局相信是因为这些食物与生海鲜食材交叉污染引致。至于交叉污染如何发生？也无法确定，因为，敏感的摊主在接到一些染病顾客的投诉后，马上将所有剩余罗惹和食材全部丢弃，当局因此无法找到剩余食物来化验和对证。

临时巴刹卫生工作没做好

严格来说，这起导致150多人食物中毒，两人死亡的案件，其实和罗惹摊所在的临时巴刹的整体环境卫生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是和摊主及其助手存放食材和处理食物的卫生意识密切相关。因为，如果他们这方面的意识足够，就不会发生食物与生海鲜食材交叉污染的事。

1983年，34人因为食用了位于芽笼士乃巴刹一个摊位的印度罗惹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当时的调查后发现，该摊位的食物是在如切一个没有执照的地点准备的，放在冰箱里的酱料因为没有盖好，导致生墨鱼上的水分滴

入酱料，而从墨鱼流出的水滴都含有副溶血弧菌成分。

不过，毒罗惹事件同时也揭开了芽笼士乃临时巴刹的整体环境卫生问题，包括老鼠与蟑螂横行，卫生水准极差，大部分的摊位只有C级评分。

至于这个临时巴刹的卫生为什么这么差，从日前国家环境局局长陈国强对各方多日来的批评所作的回应可见端倪。他说：“建立和管理芽笼士乃临时巴刹，是甘榜乌美公民咨询委员会的决定。尽管临时巴刹管理委员会已经尽力维持卫生，和处理老鼠为患的问题，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环境局应该更早出手干预解决问题。”

换言之，临时巴刹管理委员会和甘榜乌美公民咨询委员会并没有做好这个临时巴刹的卫生工作，他们至少也该自我检讨并向社会大众说声抱歉才是。

须有烹煮食物的卫生意识

据所知，兴建临时巴刹，一般是要由各摊位的摊主分摊费用，管理者则收每月管理费，巴刹的清洁工作则是外给清洁公司负责。这样的经营和管理模式显然是有漏洞的。

由基层组织（也许也包括一些摊主）成员组成的管委会，不见得有管理巴刹的能力，而环境局显然也有大意之处，没有及时干预。也许，临时巴刹使大家都抱着一种“临时心态”，因此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三年下来，巴刹遂成鼠窝。

这样的事肯定不能允许再发生。以后若有其他选区要建临时巴刹，当局可得好好想想，批准前该定下

怎样的指导原则，建成后，又该怎样进行良好的监管。

但这次惨痛的事件，应该让我们汲取更多的教训，并以之作为一个大力提升所有巴刹、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等公共饮食场所卫生水平的新起点，它必须激发公众和当局更多的后续行动。

首先，要防止所谓食材交叉污染的事件发生，最重要的应该是提高摊主和其助手储存、处理食材和烹煮食物的卫生意识。这方面的教育工作肯定必须加强。现有的卫生分级制和扣分制必须更加严格。

毒罗惹事件不能再步沙斯后尘，只给我们带来一阵子的高水平公共卫生，否则，也许有人要说，新加坡人缺乏公共卫生DNA了。

其次，一个巴刹或熟食中心的整体卫生水平，固然需要摊主和顾客的努力，更需要有专业的清洁队伍负责打扫和清洗等工作。现在，一般小贩中心都有聘请收拾碗碟杯碟和清洁桌面的清洁工，这比过去进步，但清洁水平仍然有待提高。

清洁工手里握着黑黑的抹布，随便抹去桌面的剩菜残羹仍然是常见的事，难得看到给人干净形象的清洁工人。清洁承包商必须更加专业化。

各处公厕卫生都不及格

其三，环境局的监管力度肯定是必须加强的。巴

刹、熟食中心或咖啡店的翻新，是改善卫生的重要步骤，但是，经常在这些地方用餐的人都知道，翻新后的短时间内，的确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但是，过不了多久，臭味和苍蝇又都回来了。

这同监管力度不足肯定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糟糕的是公厕。不管是否有收费，各处巴刹和咖啡店的公厕卫生都是不及格的。

环境局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些公厕的要求并不高，否则为何长久以来都不见有什么行动？很多咖啡店的厕所是长时间没有清洗的，因此，卫生水平也与日俱降，往往要等到翻新，才能让顾客有机会享受一阵子稍微干净的感觉。

为什么不能规定咖啡店店主每天都必须定时清洗厕所呢？出台这样的措施有什么困难吗？我想，应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至于为什么不也为，只有环境局才能提供答案。

在一片批评声中，环境局行动起来了，到处的巴刹都开始了大扫除，即连一些刚翻新不久的也不例外，这是好事。但是，国人也应该配合行动起来才对。比方，养成良好的如厕行为。

单靠环境局是无法真正提升公共卫生水平的。就像卫生部长许文远所指出的，沙斯过后，我们的公共卫生可以打上八九十分，但现在也许只跌剩四五十分了。

毒罗惹事件不能再步沙斯后尘，只给我们带来一阵子的高水平公共卫生，否则，也许有人要说，新加坡人缺乏公共卫生DNA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言论、天下事稿约

《言论》、《天下事》版欢迎读者来论

来稿请电邮：zbyanlun@sph.com.sg,

或传真：63198127，或邮寄至《联合早报》言论组。